

世界财富 控制权变迁

张明之——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EVOLUTION-JUSTICE
OF
WORLD-
WIDE
WELFARE-
CONTROL-

**非物质性权力
影响世界财富分配**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中

揭示财富流向主导力量的演变

从横向的全球视野中

探寻中国参与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机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财富控制权变迁/张明之著.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1

ISBN 978 - 7 - 214 - 15942 - 7

I. ①世… II. ①张…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世界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467 号

书 名 世界财富控制权变迁

著 者 张明之
责任编辑 王 溪
装帧设计 徐立权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插页 2
字 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15942 - 7
定 价 6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15 世纪末大航海时代以来的 500 年,是人类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 500 年。近 200 年来,英国主导了第一波全球化,美国主导了第二波全球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因冷战结束而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全面且深远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现实与虚拟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未来与过往前所未有地折叠在一起,私域与公域前所未有地纠缠在一起。如果说上述交织、折叠、纠缠能够汇聚到一点,这便是财富。

从某种意义来看,人类历史是一部创造财富的奋斗史,更是一部追逐财富的斗争史。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主要内容,财富体现为一种价值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意味着财富获取方式的进步。财富首先表现为一种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生产始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前提与根本动因,财富同时还是一种价值关系,唯物辩证法视角下的财富的本质是体现在物的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所以,财富的创造、生产、流通、分配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财富的安全更是关涉一国的国家利益,因而财富分配的控制权成为国家交往的重要内容。张明之博士的新作《世界财富控制权变迁》是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积淀修葺而成,有较强的可读性。

该书具有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财富的生产或创造方式、财富的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社会主流的财富观、民族国家

获取财富的方式以及对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争夺方式等,都表现为一种社会生态的演化过程。正如本书所述,财富经历了从商品、货币到资本这三种表现形式变迁,同时完成了由物质财富向抽象财富的拓展,财富的社会功能则经历了储藏与消费—投资性消费—投机性消费的阶段性演进,也完成了财富由实物形态向“数字”“符号”等虚拟形态的延伸,清晰地展现出财富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当财富创造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进入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空间时,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运用掌握的各种权力资源,并将各种未来的收入和各种沉淀的资产进行证券化、票据化等数字化转换。

该书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该书建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以研究控制世界财富分配的力量及其变迁。从传统意义上来看,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便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资源。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权力,而逐渐衰微的强国会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近代以来列强炫耀和使用武力,意在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事实上,先发国家往往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以自身强大的实力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甚至通过煽动政治事件、鼓动颜色革命、诱发经济危机等,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出现了重大转变,先发国家争夺财富分配控制权的方式出现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该书将其梳理归纳为五种趋势,值得深思。一是先发国家致力于推销美式商业文化模式,以“普世价值”为幌子培养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将财富编码为具有阶级或群体意义的数字和符号,引导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强化先发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同时加重了我国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外向型初级加工业的路径依赖。二是先发国家利用所主导的国际机制约束后发国家的国家行为能力,干预其独立经济政策,压缩后者的议价空间。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机制充分体现了先发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成为其维护自身和集团利益的工具。主要受美国及其盟友影响甚至

控制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受美英商法支配的法律体制占据着优势。三是先发国家运用产业技术标准打压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排斥后发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先发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与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权,控制产业链,操纵和压制底层产业和整个生产网络,压制后发国家在产业标准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迫使后发国家接受和遵从设定的“游戏规则”,最终迫使后发国家放弃产业技术标准制定的决策权、议价权甚至参与权。四是先发国家跨国公司建立和控制全球生产体系,以基于模块化的新标准化产品生产平台与生产体制为框架,牢牢控制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当前全球分工格局中,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国生产制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实体性财富,但始终无法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的困局,在全球财富分配控制权上始终未能获取议价权。五是建立并强化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实行完全自利的货币政策,并迫使其他国家承担风险和责任。金融体系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力量,汇率手段对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甚至比战争更为深远和重大。美国通过美元汇率贬值、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大肆输出由于危机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转嫁金融政策失误的后果,掠夺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

该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前,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更加不确定,挑战更加严峻。有的先发国家依然顽固执守冷战思维,无视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傲慢地对待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依然将国际交往视为零和博弈,大力推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出与培养代理人,干预他国内政,置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于不顾,动辄以武力相威胁。该书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希望在“接触”的过程中,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又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操纵的多边国际制度中,迫使中国的行为“循规蹈矩”。美国的理想不外是强力输出美式价值观和美国模式,以美国的意志管理全世界,由美国决定世界财富的流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调整中,发达国家纷纷祭出再工业化的大旗以谋求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导权与重要产业的控制权,而中国因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护国家财富安全,该书对此提出了一些有借鉴价值的思路。作者提出建立多元的、富有弹性的储备制度和外汇储备体系,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和实物资源

储备,充实和规范主权财富基金。分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争取成为国际贸易、国际储备的关键货币之一,积极寻求增加国际金融组织份额的机会,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重构。制订有针对性的差异性产业政策,区分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性产业和其他产业,分别以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力或关键环节、模块的控制力为目标,实现产业安全。面对着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契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潮流,加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发展数字化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上述建议既站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随着科技生命周期缩短,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严峻挑战。目前我国技术装备科技含量、智能化水平和国产化率较低,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西方国家,进而产业转型与升级受制于西方国家。发展数字化装备制造业,关键是加快以数控机床为代表的机床工具制造业和以工业自动化仪表与控制系统为代表的仪器仪表工业的高效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建立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与新材料、新能源、新领域相结合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如果能在上述产业领域实现话语权、关键生产模块的控制权和重大产业标准的制定权,有助于大大增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该书对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进行了探索,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张明之博士于2005年从南京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希望他以该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继续耕耘,取得更多优秀的成果。

高 波

2020年9月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世界财富分配权	1
一、关于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文献梳理	1
二、研究财富分配权的时代价值	7
三、本书的线索与框架	10
第二章 财富的生成及其形态变迁	13
一、唯物辩证法视阈下的财富范畴	13
二、财富形态的历史变迁	23
三、世界历史视野中的财富生产与流动	42
四、财富生产、流动与国家利益	67
第三章 近现代霸权国家对财富分配控制权的追逐	75
一、军事力量、战争与财富流动	75
二、大航海时代美洲财富的流失	94
三、近代以来欧洲财富分配权控制中心的更迭	101
四、条约、秩序与权力制度化	143
第四章 两个“世界体系”碰撞中的财富流动	148
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149
二、西方霸权在东南亚与南亚的武力扩张	163
三、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其异化	173
四、“自由贸易”的入侵与朝贡体系的解体	179

五、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国家财富的大规模流失 194

第五章 国际秩序变动与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新模式 204

- 一、西方价值观渗透:掌控财富分配权的灵魂 206
- 二、国际机制规导:约束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 218
- 三、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强制:操纵国际财富分配的权杖 224
- 四、生产体制牵引:跨国公司编织的“温柔陷阱” 234
- 五、货币体系操纵:货币霸权与“明火执仗”的金融战争 240
- 六、经济危机传染:“暗渡陈仓”的财富洗劫 252

第六章 国家利益中的财富分配权: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视角 270

- 一、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271
- 二、世界财富分配权变革的契机 294
- 三、软实力视角下的话语权与核心能力建设 307
- 四、基于财富安全的产业控制力 323
- 五、简单结论及后续研究展望 331

参考文献 333

第一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世界财富分配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①232} 民族国家的疆界已逐渐丧失了过去世代的那种“屏障”作用。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和传统权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遭到持续性地削弱。就财富分配权的争夺而言，不仅掌握控制权的国家出现了数次更迭，而且这些国家对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世界财富分配权决定大国命运^②。

一、关于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文献梳理

无论是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财富这一范畴存在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财富观。这些对财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财富观，为我们梳理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自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不曾停滞^{③序言5}。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变迁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全球化的始终。世界财富分配的变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张文本：《财富分配权决定大国命运》，《环球时报》，2008年4月16日。

③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大体上遵循着两条线索：

其一是主要财富的形态演变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财富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财富一般代表或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经历了实物货币（例如贝币、贵金属铸币）——纸币——虚拟货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而财富的社会功能则经历了贮藏（一般意义上的积累）与消费（一般意义上的流通手段职能，也包括例如西班牙王室对金银的奢侈性消费）——投资性消费（作为资本的财富）——投机性消费（例如层出不穷的虚拟货币、电子货币、金融衍生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总体上的一个趋势是，货币的名义价值逐渐与财富的实际价值相分离，财富由实物形态逐渐转化为“数字”“符号”等虚拟形态。

其二是驱动财富流向的主导力量演变发展。从军事行动—战后（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下的）国际贸易—国际机制（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市场规则、生产体制和货币汇率），霸权国家所关注的财富形态由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或者大体上可以由货币来计量的土地、人口、金银财货、资源等，转化为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生产与贸易体系、技术标准、网络权力等。

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去探究这两条线索背后隐含的共同的因素，就可以发现，这些都是强势国家或霸权国家的控制与操纵的结果。长期以来，霸权国家依赖于既往的制度霸权体系，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事实上垄断了重要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财富分配。霸权国家甚至通过煽动政治事件、鼓动颜色革命、诱发经济危机，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①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由此可知，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而表现为特定的生命周期。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

^① “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概念，其影响深远，以至于“‘世界体系’一词与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紧密相连”（巴里·布赞语），其他学者多用“国际体系”。

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强弱^{①460}。一般认为,霸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是驱动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力量。而弱势国家或后发国家在世界财富分配中处于显著的劣势地位,甚至无法完全决定自身的财富安全。

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引致了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就全球化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肯尼斯·沃尔兹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视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②100-101},还是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将其理解为国际组织、制度、规范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或“制度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③[3]23},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④。后发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强势国家——主要是霸权国家^⑤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⑥[6]271},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物质力量)、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⑦204-254}。李斯特曾提出:“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③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⑤ 取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强国同时也掌控着世界财富的分配权。就历史线索而言,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经济霸权国家。霸权(hegemony)是“领导、权威或影响,常指在联盟或邦联中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政治支配地位(political dominance)。”参见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New York: Dorset & Baber, 1979, p. 841.

⑥ 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⑦ Robert W. Cox. *State, Social Force and World Order*, in R. Keohane(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莎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①⁴⁶⁻⁴⁷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中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例如财富分配权。大国兴衰和强弱更替的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功能日益增强的国际机制通常是战争的继续——或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或为争夺与崛起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权力,或为改善和平衡特定的国际秩序而达成国际认同。因此,就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而言,凭借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后续手段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是一种被遵从的和能自我运转的长效机制。

由于权力资源是一种力量(strength)^②⁵⁵⁻⁷⁰,或只是一种潜在权力,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力才能发挥作用^③¹³²。所谓的权力的转化,就是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成以其他国家行为变化来衡量的得到实现的权力^④²⁷,即把国家的潜在权力转换为影响其他国家态度和行为的权力。特定时期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强势国家对权力资源转换的努力。例如,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当下国际秩序的“投影”,因为国际秩序直接“约束行为体的价值分配活动”^⑤³⁴⁷。由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和互相竞争的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争夺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在于,非物质性权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取向。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各主要国家认同后,欧洲列强频繁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其目的在于控制战后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

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② Charles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③ David A. Baldwin. *Paradoxes of Power*,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④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⑤ 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权,控制世界财富流向。

时代的进步使得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西方强势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正如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因素包括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①。霸权国家不再以占领殖民地标志,而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为标志,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以软实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其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式的民主,将其生活方式普世化^②。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解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

随着财富形态的变化,除实物形态的财富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生产与贸易体系、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空间、货币及其兑换等,已成为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的主要领域,反映在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的变迁上,霸权国家或强势国家对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在内容、形式上不断地扩展和变换,且日益被标注为“共同利益”或“普世价值”。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3卷)、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革命的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的《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乔万尼·阿瑞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道格拉斯·C. 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安格斯·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等等,国内学者钱乘旦、鲁品越、陈晓律、赵英等的探讨国家兴衰的诸多论著,从这些论著中可知,军事力量是公认的标准^③,甚至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④,葡

①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朱世达:《“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美国研究》,2004(2)。

③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幼狮出版社1968年版。

④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大国先后扮演世界经济和(或)国际机制的先导者甚至领导者的角色,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进而控制全球生产与分配^{①②}。

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伴随着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③。现代发达国家普遍受益于金融革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化发展进程^④,金融控制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该国的政治命运,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⑤。其中汇率是最有效、最隐蔽的虹吸全球财富的工具^⑥。不仅如此,在梁桂全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全球化是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西方通过关键技术和市场力控制财富生产,但不直接生产财富,通过控制世界中心市场和制订国际贸易规则支配财富流通,通过掌握国际金融体系掌握财富分配权,依靠巨大消费力主导消费市场^⑦。

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对后发国家的影响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严重的挑战^{⑧⑨}。全球财富分配后果与强势国家的占有和控制模式密不可分^⑩,美国主导建立了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核心手段与体系^⑪。由于缺乏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后发国家始终无法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有效的位置,在全球财富增长中也无法实现自身财富的积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流动性^⑫。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俨然已是“世界工厂”^⑬,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实体财富,却由于金融业的相对弱势,在全球财富分配上

①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④ 陈志武:《什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新财富》,2007(8)。

⑤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⑥ 程实:《基于均衡视角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⑦ 梁桂全:《全球化:人类财富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我们的产业发展战略》。

⑧ 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⑨ 石太林:《“世界历史”进程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⑩ 詹姆斯·彼得拉斯:《全球化的财富分配后果和世界范围内对全球化的抵抗》。

⑪ 武建东:《全球金融救赎中的美国利益与中国机会》,《东方早报》,2008 年 9 月 19 日。

⑫ 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

⑬ 张明之:《“世界工厂”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一直处于被剥削的地位^{①②},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已成为国际投机资本觊觎的目标^③。

综上所述,国内外常见的学术成果尽管研究的方法、视角、侧重点各异,但大体已描述了财富分配权的概貌,只是系统而深入的专项研究至今尚不多见,对财富形态与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也较少论及。因此,本书将致力于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近代以来世界财富形态及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揭示推动其变迁的基本因素与规律,试图论证非物质性权力^④对财富分配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进入 21 世纪,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经济秩序中,博弈的非零和特性逐渐显现,本书将探究如何增进中国在世界财富分配中的话语权,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

二、研究财富分配权的时代价值

进入 20 世纪,人类社会关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方式发生了两次革命性的变化,前者的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元霸权地位,后者的主要标志是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构建和信息技术空间的开发、争夺与控制。

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使得作为财富一般代表的货币发生了分化,美元取得了特殊地位,一是美元因与黄金挂钩而成为世界各国货币的“标准衡器”,从全球意义上来看,其他国家的货币只有兑换成美元,或用美元作为测量工具,才能取得世界范围内的一般等价物的地位而实现作为货币的购买力,才能实现作为财富的实际价值^⑤。财富的形态更多地表现为黄金与具有实物购买力的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各种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霸权美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基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格局依然没有改变。由“黄金美元”向“石油美元”的转身、冷战谢幕后造就的美国超级地位,使得美元成为

① 陈杰:《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反而是个机会》。

② 巴曙松:《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中国金融业》,《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 8 月 11 日。

③ 张庭宾:《反热钱战争——中国人财富保卫方略》,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

⑤ 这里暂时不考虑冷战形成的两大阵营各自的货币流通体系。

继续盘剥全世界财富的重要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技术霸权国家控制财富创造与分配创造了条件。根据阿尔文·托夫勒的观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权力的衡量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武力转向财富,再从财富转向知识^①。得·德鲁克认为,“事实上,知识是当今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例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次要。”^②⁴²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探讨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产生重大变革的过程,提出全球政治互动方式因信息技术空间而发生的变化的重要观点^③,对于把握因信息技术的突破而控制世界财富分配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信息时代,由于知识体现一种权力,因而如果一个国家在收集、处理、传播信息方面的能力比其他国家更领先,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④。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开拓和获得知识,并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仰望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⑤³⁵两位著名的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指出,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空间同样也有其特定的权力结构。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有形空间相比,这样一种无形空间是在非地理性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是它与传统的有形空间一样,有着如何治理的问题。经典政治问题在信息技术空间中依然存在——谁统治?以何种形式统治?谁收益?收益分配如何进行?也会形成空间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会保护“合法”的使用者,惩罚违犯规则的行为者。空间的治理需要规则,需要权威,不管它是以公共政策、私有管理还是以社团治理的形式出现^⑥²⁵⁸。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瑞斯甚至在1996年提出了虚拟国家的构想,将研究的视角触及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及其对国家财富创造与分

① Toffler, Alvin. *Power Shif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② Drucker, Peter F.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③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 Joseph S. Nye Jr. and William A. Owen.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⑤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⑥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配的影响,同时对信息技术如何改变全球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启示作用的想法^①。由此可见,技术本身已演变成一种新的能够带来财富的权力资源。

历史地审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对财富创造与分配意义深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当下的国际体系基本结构或世界财富分配格局进行了诠释,现实主义将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理解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的结果,自由主义则认为这是“制度的分配”的结果,而世界体系理论将其视为在支配国引领下的样板效应或“共同利益”^{②③}。此外,另有论者从基于“温特制(wintelism)”的全球生产体系^④、“中国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挑战^⑤、生产体制变迁^{⑥⑦}等视角探讨了财富创造、分配与流动对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影响。多数国家富强之路并非仅通过生产领域的积累来实现,而是掌握了特定历史阶段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和吸引财富流动与分配的核心要素^⑧。随着财富形态和财富分配方式的变迁,霸权国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⑨271}。因此迫切需要研究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变迁及其趋势,思考中国应如何在重构公正有序的国际机制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在霸权国家的技术控制与垄断下,在技术产品研发、产业化和市场开发过程中,影响财富分配的结构权力已经被嵌入或植入^⑩。2007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经济危机为后发国家谋求改变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权、参与世界财富分配的话语权,争取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国际金融利益集团及代言人通过操纵金融资本来左右世界经济走向,是

① Rosecrance, Richard. 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 *Foreign Affairs*, Jul/Aug, 1996.

② Modelski, George.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③ 乔万尼·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 黄卫平、朱文辉:《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美国研究》,2004(2)。

⑤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张明之:《世界制造中心的缘起:基于区位优势视角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2)。

⑦ 张明之:《美国制造何以领先全球?——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视角的探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5)。

⑧ 滕泰:《新财富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 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⑩ 杨剑:《信息技术空间、权力、网络经济特征与财富分配》,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